

荀子增注

三之四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
2



文章 17
W10
2



荀子卷第三

唐虢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上州山世藩正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於

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增相息亮反。篇內相

人形相並同。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增舊本相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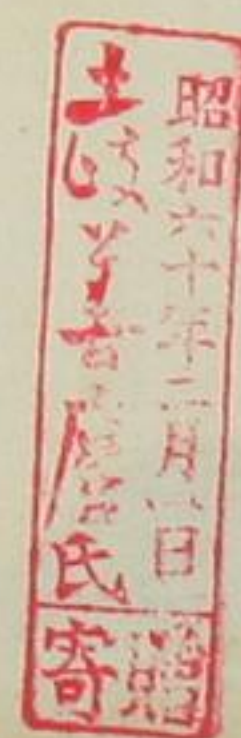
錢櫃曰。首句去上人字為是。

古者有姑布子卿。

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

荀子卷第三

三



010185192550

姑字增姑布子卿相孔子

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者

增唐舉事見于史記

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

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

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術正而心順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

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

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

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增舊本順下有之字今據宋本除之本注

也下今移之舊誤在上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

尼長子弓短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駟管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

也然駟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子論說常與仲

尼相配必非駟臂也駟音寒增朱熹曰荀卿趙人名

况學於孔氏門人駟管子弓者未知其所據又論語

皇侃義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俱錄

以備一考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

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

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

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

句誤脫也增焉與案安同助聲也廣文選作眉事文

類聚作額皆私改者不可從也○長直亮反廣古曠

反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陽期思縣鄙

人郊野之人也增孫叔敖名饒見歐陽公集古錄呂

再考孫叔
字叔敖
姓見古傳
宣十二年

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
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期思縣。漢書地理志屬南
陽郡。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
人者。故莊子說趙

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
注考工記云。較。兩輈上出式者。詩曰。倚車較兮。增物
茂卿曰。突禿。蓋謂頭禿無髮如突出。然愛曰。軒較之
下。未詳。或長為去聲。左為在誤。亦未
穩。暫從舊注。○禿他谷反。較古岳反。葉公子高。微小

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
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
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
也。微細也。葉音攝。增勝音升。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

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
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
期。亦平王子。公子結。增白公之
亂。見于左氏哀公十六年傳。葉公子高入據楚。誅

亂。見于左氏哀公十六年傳。葉公子高入據楚。誅

宋本耳作
爾下同

標注本後
作后

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增古屋
扁曰善

善世而不伐。故士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
乎心耳。揆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
莊子。匠石見欒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

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
脩飾耳。增士舊作事。今據宋本改之。揣與左氏昭公
三十二年傳。計丈數。揣高卑之揣同。度也。揆與過。秦

論度。長絜大之絜同。又度也。志讀為識。言不謀長大
輕重。唯識其心耳。謝墉以心字為衍。於文似穩。然
觀上文論心術。則難從也。○揣初委丁果二反。長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
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
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
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增史記秦本紀曰。
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

長驅歸周以救亂韓非子曰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馬舊作焉今據宋本改之蓋考本注意古作馬必矣且焉馬易誤君道篇有數十焉元本作有數十馬之類皆以字形似誤

仲尼之狀面如蒙

棋日蒙棋子虛賦曰蒙茸然故

也。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

走增物茂卿曰蒙如左傳蒙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

臯比之蒙俱為假面故曰蒙。云木立死曰。梟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去皮之瓜。青

閔夭之狀面無見膚。閔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

遍傳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脊之立也。伊尹

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增禹跳湯偏。口子曰禹之

元本和作耶下同

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云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

澹川顏色愁黑堯舜參牟子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

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

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

究所出矣。增今世間有三瞳子者愛得見之然則從

重瞳三瞳傳聞之異也堯之重瞳見于淮南子。從

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

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耶但以好

音耶。差音又。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

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

紀曰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然而身

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筋音斤。然而身

死國匹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誓焉僂與戮同誓考也後

世言惡必考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

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今世俗之

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心慧也與喜而翹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

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姚

美好貌治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增姚治亦姚冶之意

女態也治音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

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增士弁蓋少年之稱毛長詩傳訓子弟○處昌呂反

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

元本無而

字

標注本後

作后

宋本論上
有而字非

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

皆知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為有司所束縛也增則猶而

也惡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

始之所為增既夕記曰主人啼兄弟哭是非容貌

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

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增謝朓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

辱篇錯

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

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增禮記曰愚而

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長竹丈反人有三必

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

窮也增好呼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

報反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其干知行淺薄曲直有

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

窮也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

及也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

必危為下則必滅增推它雷反詩曰雨雪濼濼見晁聿消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

之誤耳晁日氣也遺讀為隨婁斂也言雨雪濼濼然

韓本縣上有相字宋本同宋本每作智而有音注非元本仁人作仁知士作知

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增宋本見晁作

宴然遺作隧注遺同婁作屢注曰消下有作宴然三

字為隨下有屢讀為婁四字不然本注不解且案詩

意以雪比當時之小人莫肯下遺謂消盡也婁宋本

作屢是也不必讀為婁言雨雪濼濼然見日氣遂消

無有遺者而不知之居常屢驕傲而已○雨羊遇反

濼符嬌反晁乃見反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

聿與曰通婁與屢通已與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

增已其居同語助也本注非曰以其有辨也辨別飢

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增飢舊作

呼報反惡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

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增舊本特下無

東本猩猩
作猩猩注

字。今據宋
本補之。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猩猩獸似人而能言。

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增本草注形笑作言笑。藝文類聚引此文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蔽故人非二足無尾以知禮也。今案藝文類聚大異同而難為徵。然形笑則古當是言笑。毛上亦當有無字。物氏亦為脫無字。○天音扶下同。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蔽。

元本無故
字。足下無
而字。

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

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增有父子舊據宋本改之。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別彼列反。故人

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增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分莫大於禮。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則制禮者言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故曰文久而息。節族

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增孫鑛曰節族即節奏。註誤。今案前漢嚴安傳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然則族奏古通用。且荀子中節奏或以禮言之或以樂言之。其義皆可以止進解之。故字恐衍。守法數之有司。極禮

而禡。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與洽。禡直吏反。增極禮而禡未詳。桃源藏曰本注下脫當作必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

標注本後
作后下後
王同。

王同。

古之

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與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增觀下文。後王則謂周王。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荀子中稱後王者。倣此。

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也。增舍音捨。亡音紀。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

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

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增其人謂如仲尼子弓者也。勸學篇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又案所下似脫以。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

宋本案今作數今非。

宋本以其作其以。

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

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

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徒洛反。下同。增韓詩外傳無亂者之者。無說作無知。是也。此行一者字。○夫音

扶。治直吏反。度如字。下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

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增焉案尚。妄人者。門庭之間

猶可誣欺焉。而況於千世之上乎。增韓詩外傳無猶可之可。此蓋衍。

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

不能欺。亦不欺人也。增聖人何以不欺。韓詩外傳作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是也。○已音紀。故以

入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也。以

宋本案作也。

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道

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增盡津忍反古今一度也

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增悖步沒反又補對反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宋本于作乎

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

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鄉讀為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

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

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增五帝以下十五字舊誤入注

文今據宋本及韓詩外傳而改之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

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

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增論盧困反愚者聞其略而不

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

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

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法先王順禮

義黨學者則古昔稱先王黨猶類也然而不好言不

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增誠孟子誠大丈夫之誠

好呼報反下同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

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

標注本於作于下同

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

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

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增觀古亂反。黼音甫。黻音弗。聽

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使人聽其言。增以舊故君子

之於言無厭。無厭倦。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其好

而不知文飾。是以終身不免。皤汗傭俗。皤汗皆下也。謂鄙陋也。皤

若墨子之屬。與庫同。豬水處謂之汗。亦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汗一孤反。增傭讀為庸。庸凡庸也。故易曰。括

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增

易坤卦六四爻之言也。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流。接至

宋本鐘作

宋本傭作

標注本於
作于下同。

宋本堰作

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增卑。議論卑也。○治直吏反。

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

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矣。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增未可直至。謂難遽喻也。禮記曰。上焉者難

善無微。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韓子曰。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

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為誕。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

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

紕。羸餘也。羸紕猶言伸屈也。增羸當作羸。紕讀為屈。府然若渠堰。彙括之於

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堰所以制水。彙括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增府然猶

偃然也。○彙音隱。己音紀。下同。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

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增不折傷言不以辯言折傷人也。本注非。○折食列反。故君子

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批。也。批。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

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剛致人也。或曰。批當為批。批。楫也。言如以楫權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批。以世反。韓侍郎云。批者。繫也。匡。弓弩之器也。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

則矣。接人用批。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成事在眾。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

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

增。知音智。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推常夫音扶。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談說之術。齊莊以泄之。端誠

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

芬薈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

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薈。言至芳潔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

○齊側皆反。流音利。又音類。處昌呂反。別彼列反。驪與歡。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

說音悅。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也。不使人賤之。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

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增。好呼報反。下同。而君子為甚

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增。險下舊有而字。

宋本喻作論。元本喻作論。

宋本批作批。注同非。

元本足上無故字。

元本無矣字。

宋本齊作詩。

今據宋本除之。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

不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增。非仁之中。即非先王之法言也。言君子

言有壇宇宮庭不出其中。舊本訥。今據宋本補之。言而仁之中也。則

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

以導於下。政令是也。增導舊作道。政作正。有道與導同。正或為政。注。今據宋本改之。

韓本亦作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

說之益不可。以已如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

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增行下孟反。樂音洛。君子

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增見賢。通反。下同。見端不如見本分。

標注本於作于。下同。

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增

分扶問。反。下同。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君子

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

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

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增非十二子篇所謂多言而類者也。○當

丁浪反。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

也。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

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文。謂

之辭。致。至也。黨與黨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增非十二子篇

元本文下有辯字。

宋本韓本均作於

所謂少言而法者也。致如字。黨猶類也。本注非。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增非十二子篇所謂多少。本韓本補之。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刺少錯誤耳。增瞻唯皆合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合節也。○唯維發反。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增夫是之謂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增姦人之雄如取正卯是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

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

子借亂世以惑眾也。

增假至也。本注如今上疑脫今之世三字。○假音格。飾邪說文姦言

以凜亂天下。

凜與僥同。增凜舊作梟。注同。今皆據宋本改之。凜與澆同。莊子繕性篇。凜淳散

朴。釋文。凜古堯反。本亦作澆。

淮南俶真訓。後漢循吏傳。皆作澆。淳散樸。可見澆類篇云。水洞湫貌。王逸楚

辭注云。回波為澆。可以見

凜亂之形矣。○文音問。欺惑愚眾。齋字嵬瑣。論同。

詭詐也。又余律反。字未詳。或曰字大也。放蕩恢大也。

嵬謂為狂險之行也。瑣者謂為姦細之行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

平也。周禮犬司樂云。大嵬。裁則去樂。鄭云。嵬猶怪也。

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僞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

元本無欺惑愚眾四字

民明上之所禁也。崑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破反。增字與迂同。史記孟子傳曰：騶衍淡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漢書楊雄傳云：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或曰：本注明上當作明主。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

宋本無之

無分別之貌。存，在也。增治直吏反。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

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之行。睢，香萃反。增性惡篇曰：縱情性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行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下孟反。下言行同。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

治道。增禮記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是也。理足以欺惑愚眾。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也。是它囂魏牟也。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

元本苟上有若字

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睢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牟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增本注范睢魏牟。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舊作范魏牟，今就本書改之。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達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增綦谿難讀。淮南子有憺離離跂之語。憺，訓念。離，訓後。後，徑即踐。徑，謂細小狹路也。仍案此綦當訓極。谿當讀為蹊。蓋僅極狹路以為己道貌。本注跂義上疑脫利字。苟以分異人為高人，以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增大分謂禮也。非

相篇曰分莫大於禮。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鱗也。已解上。鱗七由反。不知壹天

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

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為太。言以功

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增大。謂以此為大也。優無差別貌。○優與漫同。差楚宜反。會不

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懸隔君臣也。增辨異。謂上下等

差辨別。殊異也。○會則登反。縣胡涓反。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鈇也。宋鈇。宋人。與孟子。子

孟子作宋輕。輕與鈇同。音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

標注本於作于下同。

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矣。增脩。脩古也。作。自作也。○好呼報反。下同。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終日言

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糾與循同。偶然。陳遠貌。宿。止也。

雖言成文典。若反覆循察。則疏遠無所歸也。增偶。儻之偶。○偶他激反。不可以經國定

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

黃老。大歸。石法。慎到己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禮義

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增辭。舊作辯。今據宋本韓本

改之。解蔽篇云。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

治怪說。玩奇辭。

卷三

七

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

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

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前

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增豐島幹曰。五行。中庸天下達道五。及孟子

親義別。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序信也。

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

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解佳買反。

案

宋本猶字在材字上。無本注猶然以下十八字。

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

子孔子也。增案。語助。○祇旨而反。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

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增隋經籍志曰。子思子七卷。孟子七卷。○和胡臥反。

世俗之

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

溝。讀為恂。恂。愚也。猶。猶豫不定之貌。

瞽。暗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瞽。與此義同。嚶。嚶。喧。蹶之貌。謂爭辯也。恂。音寇。猶音柚。增溝當作備。猶字未詳。

儒效篇有愚陋溝瞽語。字典作備。而曰。俗本荀子論作溝。集韻曰。與恂同。楚辭恂愁以自苦。亦與此同。○

音音。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

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增子游當作子弓。注同。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

荀子增注 卷二

宋本太作大。

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

合也。增太古韓詩外傳作大道似是。○夫音扶。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

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

元本無則字。

言不出堂室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吊反。則六說者不能

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增親猶近也。○說音稅下同。無置錐之

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

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

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主。輕去也。增置與植通。荀子中置錐倣此。畜許六反。成

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

儒效篇願下有得字。

宋本勢作執。

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

宋本韓本養長生民

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眾况厚之。增一大夫以下難解。韓詩外傳亦以嬰意私改之。不可

作長養人

為微。暫從舊說。以待知者。儒效篇同。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

民服從作

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

從服。韓本則下有是字。宋本同。

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六說者立力所通者也。增長竹丈反。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

元本無人也之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

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增夫音扶。信信信也。疑疑

荀子增注

卷三

七

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

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

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增。當知亦知音智下同。故多言而類。聖

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洵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

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增。性惡。篇曰。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謂多言而類。多少

無法而流。洵然。雖辯。小人也。洵。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增。流字絕

句。洵然。大略篇作喆然。今案喆以音誤為。復以形誤為洵也。當以大略篇為正也。故勞力而

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

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

宋本猶作由。

宋本惠上有給字。

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增。辯說音稅。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

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為詐而巧。巧於為詐。增。詐側嫁

反。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而聰察。

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為僻。增。行下孟反。飾非而好。好。飾

非也。增。好如字。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增。本注習姦疑當為

翫。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見其異於常理。知而無法。

如字。增。本注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

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增。僻字句。桃源藏曰。大略篇。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止禮。君子之所憎

惡也。○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增。桃源藏曰。仲尼篇。其行事也。若是其險

汙淫汰。○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利人同之也。增好呼報反。利

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

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增利足而迷者。失途愈遠。負石而墜者。沒水愈深也。利足見于勸學篇。本注非。

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

宋本智作知。

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

然後為德。然後為聖賢之德也。增窮人。謂困苦人也。○先悉蕪反。殺魚氣反。遇君則

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增長竹丈反。下同。

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

元本無不愛上有欲字。

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增少詩。照反。無不愛也。無不

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增恢古同反。苞與包

通。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

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詖與妖同。增狡猾。狡猶猾賊也。○猾戶八反。雖則

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

法乎。增宜。猶可也是也。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其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

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增時是也。○會則登反。古之所謂士

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增士仕疑當作

古之所謂士

仕士下同。對下文處士敦厚。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增樂音洛。

同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遠罪過者也。願反。務事。

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增家語曰。獨貴獨富。君子羞之。

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汗漫已解。在榮辱篇。恣。

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特權勢而忤人。

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

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增處昌呂反。下同。

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增。

標注本是作時。觀本注。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

宋本著作

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

之語也。云能。當時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

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增知音智。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

也。增行偽當作行偽。音之誤也。如詩采芣篇人之為言。或作偽言。音近故也。賦篇曰。行為動靜。待之而

後適者耶。○行下。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離蹤而

跂訾者也。訾讀為恣。離蹤謂離於俗而放蹤。跂恣謂

或曰。蹤當為跂。傳寫誤耳。蹤與躡同。步也。離蹤謂離

於俗而步去。跂訾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

反。跂丘強反。士君子之所不能為。增舊本所下有能字。今據元本除之。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增可貴謂道德也。能

宋本從作

荀子增注

卷三

三

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

己可用謂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汗見汗為人所汗

也才能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

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

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

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士君

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

易也增自此以下說形容者其字義不可詳辨暫從

舊說後世諸家巧說者皆以己意私作者也且不知無妨於儼然壯然祺然肆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

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於莊之貌壯然不可犯

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肆當為肆

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象之貌昭昭明顯之貌

蕩蕩恢恢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儉然侈然

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瞢瞢然是子弟之容也

儉然自謙卑之貌侈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侈恃也

郭云江東呼母為侈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

傾倚之貌紫然未詳或曰與葦同柔弱之貌洞然恭

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

謂相連綴也增瞢音茂吾語汝學者之鬼說學者為

狀鬼已解於上增語魚其冠統其纓禁緩其容簡連

據反鬼五每反下同統當為俛謂大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

詳或曰讀為紿紿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

宋本紫作

紫注紫然

以下十三

字無

宋本嵬下

有容字

傲慢不前之貌。給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覲

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為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

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太察也。盱許于反。增覲。覲自得

貌。見正韻。○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瞶瞶然。瞶瞶然。

之貌。瞶瞶。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禮節之中則疾

疾然。皆皆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

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譏。詢是學者之鬼也。

謂作業也。億億。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

言云。億。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

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譏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

推傳寫錯語。因隨所見而通之也。增離力智反。第佗

其冠神禪其辭。第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禹行而舜趨。

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增謂

夏氏子游。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噦然而終日不言。是

子夏氏之賤儒也。噦與噦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

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噦於志也。增案字書。噦。訓口有所銜。然則默而不言貌。○夏戶雅反。偷儒憚

事無廉恥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

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者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彼

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

宋本第作

第注同

第注同

第注同

第注同

第注同

第注同

第注同

元本無則字

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增慢。舊作侵。今據元本。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增宗原應變，本其原應其變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

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前事則

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增莊子曰：桓公小白殺兄入嫂。內行則姑姊妹之

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增行下

孟反。般音盤。樂音洛。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公羊傳曰：師

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分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

謀伐管，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分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增詐側嫁反。

邾，陟輪反。莒，居呂反。併與併同。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

汙也。行下孟反。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亾

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

能亾之。於乎，讀為嗚呼。嘆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增大節，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之大節。○天音

扶。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

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倏他坎反。增能，才能也。○知音智。安忘其怒，出

韓本行事作事行。宋本同。元本無事也之也。是字重。宋本彼上有如字。如彼。屬上句。標注本霸作伯。下同。

忘其讎遂立以為神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

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增安語

助也出字衍仲父猶言伯父叔父也本注非立以為神父而貴戚莫之敢

妬也。不敢妬其親密增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

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增本者對末之言天下以天子之朝為本朝以諸侯之朝為末一國以公朝為本朝

以都邑之朝為末漢書蕭望之傳云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又見李

尋及匡衡傳○朝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直遙反惡烏路反

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與非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

元本高上無一字

宋本秩秩焉三字在莫字上

宋本韓本仲尼上有然而二字

也。增論語所謂伯氏駢邑三百是也富人謂大家也謝墉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貴

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

節也。秩秩順序之貌增長竹丈反少詩照反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

能亾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亾也

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增數節所矩反盡津忍反

夫音扶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

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增隆高謂禮也本注

至字似刺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

增舊本無之字今據宋本補之王霸篇亦有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謂

也審勞佚謂

審知使人之勞佚增也。增佚與逸同。畜積脩鬪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積畜

倉廩修戰鬪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增王霸篇作謹畜積脩戰備。○畜救六反。積子賜反。鬪都豆反。下同。

詐心以勝矣。彼以讓節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

節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增詐側嫁反。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

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

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

疆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必以義服不力服也。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增徐鉉

曰。委曲也。从禾垂穗委曲之貌。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

元本無則字。標注本無彼字。宋本作賢能而非。

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增安語助也。下則安同。災告災也。故聖王之

誅也。暴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

伐殺戮之通名。增古屋隔曰。誅四。本注以密阮共崇當之。然阮與共是密人之所侵。非文王所誅。案竹書

紀年。殷紂十七年。西伯伐翟。三十二年。武王誅二。史記

伐密。三十四年伐崇。三十六年伐昆夷。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

斫殷紂之頸。手汗於血。不温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

者也。增古屋隔曰。誅二。謂伐黎伐紂也。本注温字當作盥。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

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增呂氏春秋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且抱少主而成之。故曰

成王。○卒。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故道

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也。文王載百

里之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以有道也。增載始也。與哉通。桀

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

天下厚重之勢。而不得如庶人壽終。增舍音捨。捨音捨。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

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讐人役。善用謂善用人。謂

也。讐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

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增廣字未詳。持寵處位。終身不

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增處昌呂反。下同。主尊貴之。則恭敬

而傳。傳與搏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噤。噤與歛同。不

宋本勢作

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噤。增噤與謙同。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

謹守職事。詳明法度。增拘守而詳。脩身篇所解是也。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

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同邪。諂佞。增慎讀為順。大雅皇矣詩曰。克順克比。○近巨靳反。比毗志反。主疏

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增全音全。注。純全也。○遠于願反。倍蒲悔反。主損純之。則恐懼而不怨。

增純。○恐丘隴反。貴而不為夸。夸奢侈也。增夸苦萃反。信而不處謙。

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

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已之

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增善疑當福事至則和。而

作義。論語曰。義然後取。○盡津忍反。

韓本處上有忘字。

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獲也。增謂不

以憂喜害其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

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增施

如鼓。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

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

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增徒。徒行之徒。處士也。○夫音扶。詩曰：媚茲一人，應侯

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

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也。此也。可愛乎武王。能

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

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求善處大重

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增。擅寵於萬眾之國必無

後患之術。增。物茂卿曰：二十二。莫若好同之。好賢人

者也。增。好同之。謂好與人。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

之。除怨。不念舊惡。增。施。始。歧。反。下。施。道。同。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耐。忍

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

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增。耐。猶堪也。言己之才能堪

任大事也。能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增。言己之

慎如字。能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增。言己之

有而字。今據。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

安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

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

宋本無位
終二字勢
作勢

轉本害之
作害人宋

本同
宋本道下
有也字

元本寶
有也字術
下無也字

宋本知下有兵字

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
 王道或論霸道或論疆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
 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此民於塗炭乎
 故及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
 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
 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增安隨其後
 隨賢者之後也安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噤噤不
 語助○推它雷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
 之時而先防之增知音智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
 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
 其及既既與禍備豫之猶恐同增重直用反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
 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
 凌物故好與人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及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

宋本委作本

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
輕舊怨謂輕報舊怨增字惠曰舊怨蓋謂有以去齋
 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
 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是以位
 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
 炊而僿也炊與吹同僿當為僿言可是何也則墮之
 者眾而持之者寡矣墮許窺反增天下之行術可以
天下之術增桃源藏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
日所為必行之術也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為仁則必通
達以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

宋本何作行

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增欲事君而必通為仁而必聖則立隆而勿貳也。隆謂禮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

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

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危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增舊本則下有從之二字。今據

元本孫鑛本標注本除之。蓋考本注。古無之必矣。○先悉薦及。重直用反。君雖不知無怨

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劬。

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增劬倦同。以事

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增

本無行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夫音扶。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

宋本韓本

劬作倦

元本敬下

有如字

元本下上

淮南子足

宋本同作
元本無也
字

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

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

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咥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辟讀為譬。咥與舐同。經。縊也。伏而咥天。愈益遠也。救

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增少詩照反。長竹丈

反。行下孟。反。咥音士。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

為愈。故君子時

荀子卷第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荀子卷第四

上州山世藩正編

唐號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增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

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 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

屏及。顏師古注。漢書曰。弟代兄位。謂之及。愛曰。屬會

也。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

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蓋謂朝會也。周公之踐位。猶若魯隱之踐位乎。雖以成王為主。數年之間。已有

之而已。○屏必郢反。下同。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

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

有之。謂如固合有此。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

焉。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兼制天下。立七

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

傳成。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

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

威。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

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增史

記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呂氏春秋

曰。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蓋各傳聞之異而

已。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謂開

也。增揜掩同。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

其國也。友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

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天子也者。

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增物茂卿曰。少

餘。民心未全定。故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

假攝。天子之位。蓋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

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

周也。增離力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友籍焉。明不滅

也。增離力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友籍焉。明不滅

淮南子天
下作天子
斷作政
元本會作
戾

元本無攝
字

主之義也。增減讀為茂。冠古亂反。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

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

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

此也。增節與天論篇是節然也之節同。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

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增越僭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

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

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

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涉反。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

大儒之效。增夫音扶。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元本抑亦作仰易注云。仰易。天易也。無矣。宋本是下字。

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

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人主敢為非致極也。

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勢在本朝。則事皆合宜。增劉向新序勢作進

本朝已解仲尼篇。○朝直遙反。下本朝乎朝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

順下矣。必不為悖亂也。增編編戶之編。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

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

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

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乘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勢在人上。則

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

無之字。卿下有子字。元本人上無於字。元本卿下無子字。羣書治要同。新序致上有能字。元本無者也之也。宋本餒作餒。新序食作食。宋本稷作稷。下同。元本持作為。

卷四

元本人上 皆有一字

宋本司 右魯字非

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增。閭余廉反。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增。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史記云。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沈猶氏不敢朝。飲其

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增。沈式枕反。飲於鳩反。

出尺。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類反。出尺。出也。魯。魯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價。增。豫。豫言高價。如有請減之者。則計利減直。否則取貴直也。舊本也。上有者字。今據宋本除之。○粥音黨。居於闕

元本分上 有必字

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闕居。闕黨之子弟罔

宋本憚作 其 元本下作

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增。禮記曰。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頌。禽。隆。諸。長者。蓋此意也。也。無。孝悌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悌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

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形。見也。增。量。力。讓。反。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於四海。故應之如響。響。宜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增。治。直吏反。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

宋本韓本 君下有子 新序君作 若

也。明顯。增。治。直吏反。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

新序厥作走

元本從服作服從

蹶而趨之。蹶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增

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樂音洛。趨七住反。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

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詩曰。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夫

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

人之國也。增。羣書治要。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之隆

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

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之也。增。舊本。仁之作

元本無以字

注意。舊來所考。閻與宋韓二本合。則不得不從。曷謂

而改之。或疑刻宋本時。以文義不明。故之乎。中曰。禮義是也。增。禮記曰。夫禮

之道。人之所以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

記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君子之道也。君

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

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

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

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

元本燒肥作肥燒

正當為止。謂止於禮義。增。羣書治要。正相高下。視境

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

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

元本無通貨財三字。

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增相息亮反。下相美相雞同。種主隴反。

通財貨相美惡辨

貴賤君子不如賈人

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

設規矩陳

繩墨僂備用君子不如工人

僂備用。謂精巧僂於備用。增僂備用。謂僂備具。

宋本恤作卹。

器用也。左氏傳曰。其材不足。以備器用。

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

元本無也字。

擯以相恥作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

薦藉也。謂相蹈藉擯抑皆謂相

陵駕也。作慙也。增薦擯未詳。古屋扇曰薦。進也。擯當作尊。○作才洛反。

若夫謫德而

定次

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謫。謫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增謫德。羣書治要及王霸君道篇作論德。正論篇作圖德。下文作謫德。今案禮記云。司馬辨論官

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是則作論德者固是也。雖然。謫德圖德義亦通。則不必改之。唯下文謫德當作謫。德字似而誤。○夫音扶。下同。

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

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增所謂器人也。

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

敢竄其察。

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增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

巧兮。亦與此同意。

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

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行下孟反。增理音治。

下同。避諱改之者也。

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

禮義之

也。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

宋本當理作治當。

羣書治要無是字。

宋本事行作行事。

宋本上理作治。

元本道下有者字
宋本兼作弄
宋本同異
作異

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
 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
 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
下同中說如字舍音捨治直吏反下同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
分別隔異同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
 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
 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不
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
 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
 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

元本無好字

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增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
 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
知惡之也增戇陟降反長竹丈反惡烏路反夫是
 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曾不如好相雞
 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
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又周禮犬人凡詩曰為鬼
相犬牽犬者屬焉蓋末技也曾則登反詩曰為鬼
 為賊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賊短狐也
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
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增韋昭

宋本智作知

注國語曰。覩。面目貌。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

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

者脩立之稱。增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

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增知之學

而知禮也。法行篇曰。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

於禮。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

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

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塗與途同。增

混然不。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

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增曾則登反。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

宋本塗作

宋本廻作

廻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

義之本。圖。謀也。廻。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

掌上也。增原仁義本於仁義也。而辨如辨也。○知音

智。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

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

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鎖連

枷也。增今漢書銀鑰作琅當。師古曰。長鎖也。今有

入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

屑然。雜碎眾多之貌。行貸。行乞也。貸。上

得反。增屑然。尊重之貌。○溢。讀為鎰。彼寶也者。衣

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以為衣。則不可食之不

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增說文曰。售。賣

宋本韓本
貸作真注
同

宋本富人作富人非

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

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

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增本注所引。今莊子不見。應帝王篇曰。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

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

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增本注儒學二字。當作身字。與下文注

互誤。○處昌呂反。下同。樂音洛。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

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

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增本注身字。當作儒學二字。○此毗志反。下同。夸苦華反。下同。爭之則

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

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

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

衆應之聲如雷。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

名著也。鄭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增聞音問。鄙夫反是比周

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

俞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亾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已而怨人。增鄭玄曰。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

宋本起下無之字。

元本與作與小雅角

弓毛傳譽作黨。

宋本身下有而字。

及貢之于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故能小而

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

也。粹讀為碎。除粹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粹折。增能。才能也。易大傳曰。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

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辟音譬。舍音捨。身不肖

而誣賢。是猶偃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

也。偃。偃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增偃身舊作偃伸。注云。伸讀為身。字之誤也。今據

宋本改之。○故明主。講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

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

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辨之

極也。增。講德解在上。○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

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

增。平平。韓詩作。便便。婢綿反。以容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

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增。己音紀。下同。

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

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矯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益

反。矯與矯同。增。行法。身行法度也。韓詩外傳作行法而志堅。○行如字。好呼報反。其言多當

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

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增。當丁浪

宋本容作從。韓詩外傳。容作從。生作性。

宋本橋作橋。注同。

反。下不當同。行下孟反。下其行同。知音智。下用知同。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

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增。大猶尊也。隆言己

所尊之人也。○道音導。己音紀。下同。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

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增。數所矩反。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

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增。韓詩外

傳。生作。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

四時使成萬物也。增。韓詩外傳。詔作推。是也。平正和民之善。增。正讀為政。億萬

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

少。增。謝朓改。聖人作賢人。是也。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兮。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增。井

宋本時作世。

元本無之字。

井。經畫端正之貌。舊本理上有條字。本注有上無理字。案有條字者似是。然如此注文不成語。則楊倞時

無條字明也。故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兮。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

可。于以非禮也。嚴或為儼。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

分扶。厭厭兮其能長久也。厭。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增。厭厭

厭。厭夜飲之。厭厭。毛長訓安。○厭於鹽反。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也。增。殆與

急通。○樂音洛。下樂人同。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

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

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為葳。葳。葳之貌。熙熙兮其樂人之

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

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

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

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為浹。浹周洽也。增盡津忍反。

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

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增標注云。上下十六是字。皆指聖人。古屋

鬲曰管。管籥也。樂記云。禮樂之說。管於人情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增桃源藏

曰之下疑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

是其行也。增行下孟反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

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

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

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節也。增文音問。大雅之所

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

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

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

也。是皆謂儒也。鄉讀為向。增舊本畢下無是字。今據宋本補之。觀上文例。不可無也。臧當作存。音之誤也。如而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增道

言也。此章蓋詭激之論也。豈苟卿之本意哉。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

元本而作以下同

宋本下小雅作小字

下大雅作大字

元本有作

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應之曰是

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增行下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

謂之扆增舊本天下作天子今據元本改諸侯趨走

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增夫音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

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增孰

也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息武王發兵日以東

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

宋本言下有也字

歲星而伐之必受其凶事見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

于左氏昭公三十二年傳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

謂至汎而適遇水汎漲而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

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汎音祀增謝朓曰

按正文至汎當作至汎左傳鄗在鄭地汎釋文音凡

字从已不从巳其地在成鼻之間汎汎懷壞以音成

義楊氏不知汎當為汎而即音為祀誤矣又注河水

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愛曰舊至共頭而山隧共

本汎作汎壞作懷今據宋本改之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

為墜共音恭增古屋隔曰共頭即共首也莊子曰許

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霍叔懼日出三日而五

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

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周公曰劔比干而囚箕

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

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增知猶主也○又惡音烏遂選馬而

進選揀擇也增呂氏春秋曰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蓋選馬則是銳兵

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

名左氏傳曰晉人厭且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且謂未明已前也厭

於甲反增厭且字倒且厭猶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楚晨壓晉軍而陳謂昧且壓竿紂軍未備而陳且朝食

暮宿且厭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遂乘殷人於文為順也鄉讀日向

而進誅紂乘其倒戈之勢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

殷人倒戈之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

宋本無進字

增難乃友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屏也兕也牛也

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兵

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

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

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云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韶濩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濩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增因左氏襄二十九年傳韶濩

是則自二物非兼用舜樂也四海之內莫不變心

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扇也增舊本閉作闔今據元本改之闔

戶臘跨天下而無斲跨越也斲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

宋本濩作護注同

宋本閉作開

增跨猶跨馬之跨也。國語跨其國之跨同于此。斬舊作斬。今據宋本改之。字彙正字通亦斬字注引此文。
○斬渠。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太平如此。誰復備戒。造父

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增造七到及。下同。父音甫。下同。見賢遍反。下同。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

宋本弓作

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大儒者善調

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增至讀為致。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

遠。又中細微之物。增射食亦反。中陟仲反。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

宋本彙作

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

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

非十二子

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二子篇。增閻余廉反。畜許六反。用百里之地而

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咎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

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徵驗也。增咎音痴。極主菜反。其言有類。

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增類類統類也。○行下孟反。下言行同。其舉

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

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增離騷所謂能與世推移也。千舉萬變其道

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

稽考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

成也。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邪

說畏之。眾人愧之。後。眾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之後。故自愧也。愧或為貴也。通則

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增。死猶殺也。地不能

理。增。名不稱也。桀跡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

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

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

增。舊本無也字。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

宋本埋作

宋本不上有有字

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陔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奎。俛為燼。蠶下界反。俛音果。燼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蠃螺者宜禾。汗邪者百車。蠃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疆為儒服而無其實。增。淺帶。薄帶也。本注按矣。解果非十一子篇作第佗。未詳孰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繆學雜舉。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

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平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增。繆。非相篇遠舉則病繆之繆。○殺所界反。下同。其衣冠行偽已

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

宋本壹作

宋本壹作

堅行下孟反。增行偽當作行為義解。其言議談說已非十二子篇者字衍。○惡烏路反。

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

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增說音稅。別彼列反。下同。得委積足以揜其口。

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增積子賜反。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

其上客。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

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僻延反。辟讀為發。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

得其助也。德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睨然在繹繳之中矣。增呂氏春秋曰。及有富厚者。不

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是也。物茂卿曰。舉當是譽字。○長竹丈反。法後王一

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

宋本無下有所以二字。元本無分字。

元本一下有天下二字。元本無言字。

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法。無纖介之差。增已舊作以。今據宋本改之。

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未

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中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增知音智。知之曰知之。

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不自欺。人。以是尊

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法先王統

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

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

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增以淺持博。以一持萬之

意。上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蓋荀卿雖說後王。非廢先王之道。而貴後王。世人貴先王。而不知後王之道。有合先王之道者。故

貴後王。而導子弟而已。其意擇先王後王之善者。而

宋本誣下有外字。欺下有內字。元本持作行。

立制度也。故此以法後王論雅。荀仁義之類也。雖在

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况在人

也。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

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千忽反。擬讀

為凝。恁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凝滯。恁作也。增恁當

作。恁。字之誤也。恁與滯同。張法而度之。則晦然若合符節。是大儒

者也。既無所凝。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晦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晦與暗同。符節

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為驗也。故人主用

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增乘繩證反。下同。用俗儒則

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

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為一

諸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德化。則可以三年而王。增以殷湯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

周文充之。拘矣。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不聞不若聞之。聞

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

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增說苑

視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明之。謂聖人。通

於事。則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

為聖人。

宋本謂作
為
宋本喜作
豪

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

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

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

制氏。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

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

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

也。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

一舉而百陷。無。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

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言其能。增元本無云字。是也。此蓋衍。不與非十二子篇

元本賊作敗

也。○知音智。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誕。人有

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

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物

張儀是也。○盡。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

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

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所欲。厚於積習。

謂化為善也。增舊本性作情。積作性。注云。厚於情。謂

恣其情之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宋本亦同。非荀卿

唱性惡之意。蓋正文及注。好事者改之也。今正文及

注。據元本改之。近來。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

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

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增情字為積為是。下情字同。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也。必在化而情也。為之也。增天命之謂性。非人為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

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增乎猶也也。注錯習

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

也。并讀為併。一謂師法。貳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增晏子春秋曰。汨常移質。習俗移性。愛曰。及既化而移性質。則足獨立而治也。并一

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

宋本貳作二下同。

水謂之海。且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

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增舊本宋

本作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今據元本改之。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

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

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

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讀

為販。增。擣乃豆反。賈音古。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

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言墜而墜。言越而

越。居夏而夏。謂中夏。增。夏戶雅反。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順靡。

宋本塗作涂。

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

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增謹注。錯習俗。謂由良

矣。靡而已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

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

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

其所惡。增惡鳥路反。好呼報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

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

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

行。由王使之然也。增民猶人也。人論。論人之善惡。論慮困反。增

宋本日作

宋本其作

論也。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

於汗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汗。穢也。漫。欺誑也。漫

貌。○亡音紀。下同。其愚陋溝沓。而冀人之以己為知

也。是眾人也。溝音寇。愚也。溝沓。無知也。眾。人。謂眾庶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

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

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

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

者之佐也。增天子下舊有之字。今據宋本除之。上文

云。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

君之寶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增

古。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

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為天子三公，小儒可

為諸侯大夫。禮可以摠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讀為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蓋盡於禮也。增：倫，盧困反。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

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增：言有壇宇，非法

不言也。防表，謂禮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

○行下孟反下同。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

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

之。增：下，退嫁反。下同。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

其志

意來求，則語為士已上之事。增：言道德之求，不二後

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功所宜

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即告不以遠古也。舍後王而

言遠古，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法

是二也。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

下之小之臣，不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是

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官謂之室，庭，門

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

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

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

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

元本無以

宋本表下有也字

先王之道。安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

防表。增夫音扶

荀子卷第四

昭和十七年五月八日

修次

